

趙紫宸書

恩友

刊 月 契 國

目 要

迎普世教會聯合會成立大會

從耶穌基督看人

如何準備升學？

極權主義的二種形式

問題？抑回答？

THE CHURCH IN FACE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救救窮人的健康

怎樣記憶人們的姓名

別人的春天 (續)

本社

宗教論會著

趙復三

景揚

文俠

何國樑

王緒譯

雷研

新 四 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覺得從此可以用科學，爲人類組織從事建設，長久把持和平了。不意二十年後這種幻想轉瞬之間已成泡影，二次大戰還在進行時，就有人準備再打第三次，至今日，小自個人黨派，大至國家民族，其間的關係充滿仇恨與兇殺，那裏談到什麼互助、博愛！因此許多人不免懷疑：人類要自行毀滅吧！前途還有希望嗎？

我們很肯定的回答一句：「有希望！」這不是幻想，這是一個很堅強的信念，但是這信念的根基不是哲學思想，也不是科學，乃是基督教。它是耶穌基督的創作，是上帝的恩賜。它是永遠實現不了的理想，就是在這罪惡猖獗的今日，我們還可以找出已實現的事實。本年八月廿二日將要查爾斯頓斯德丹舉行的普世基督教聯合會成立大會便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我們認爲世界合一必須有兩個共同的基礎，一爲經濟上的基礎，一爲精神上的基礎。前者已經實現了，世界各國各地都已成爲這一個整個體系中的一環，沒有一國，沒有一地不與他國地通有無的。但可惜後者仍未能堅固的樹立起來。有些人覺得共產主義就是或者是這精神上的基礎，但我們覺得它不可靠，不能持久。能徹這基礎的只有基督教。它不是一個普世性的組織，它更有可靠的力量與根源，雖然基督教本身還有許多分散、隔閡的教派，現在已走上合一的程途了，等待它合一以後，世界合一便見曙光了！

這個運動開始在一九一〇年，四十年間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每次戰爭只有促進了它的增長與堅強，第一次戰後，便有一九二五年於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生活與工作大會，一九二七年於洛桑召開的信仰與典制大會，一九二八年於耶路撒冷召開的宣教大會，到一九三八年於瑪德拉斯國際宣教大會，各國教會的代表都深刻的感到普世教會的重要與教會需要合一的迫切。第二次大戰當中，聯合事證已籌備成功，另一方面它也有許多關係問題委員會對聯合國有過許多寶貴的建議與協助。今年八月的成立大會乃是更進一步聯合的表現。

意見，不過我們全是中國青年的基督徒，這也是一個基督教青年綜合性的刊物，當然我們所代表的只是幼稚的，片面的意見。一、這次大會是爲教會做見證的一個絕好機會，如不能馬上合一，至少也應建立一個堅強而聖潔的普世教會意識。二、現在正是我們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碰頭的時候，人家已有社會政策，保安計劃，福利設施以及爭取世界的方法，而我們一向不太實際，因此我們覺得，對世界和平我們應當爭取主動，對全球人類的基督教化，我們應當檢討過去的錯誤觀念與方法，進而覓取新的途徑，當然我們的手段必須與愛的原則相符合。

三、我們身處在中國，我們深深感覺中國教會太軟弱，它不但沒有經濟基礎，最悲慘的還是沒有一個獨特的教會意識，當然中國教會本身存在着許多問題，可是歸根究底我們覺得差會的基本錯誤政策也不能不負責任！

此外，我們願意提議國內的教會與同道：就是我們對這次聯合會成立大會應當負很大的責任；爲這合一而奮鬥、喜樂。我們更該殷切的新歸，對本上帶領引，使他的旨意得以成就，祝願它的成功，各教會更應當由此開始努力培養教友們的世界意識，使他們對普世教會不但有希望與信心，還應願他們主動的來參加工作。「四海一家」一向也是我國傳統的希望，我國教會雖然年屆，一定要在凡事上做人的榜樣。



迎普世教會聯合會成立大會

本社

，諸君 諸位代表健
康，更祈求主耶穌基督的引導和恩典充充足足的加給你們，同時我們也願意提供幾



從耶穌基督看人

宗教論著討論會
駱振芳執筆

現代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嚴重問題，都是因人而起的，人是一切問題癥結之所在。我們要想解決世界的問題，必須先得知道人究竟是什麼，他在宇宙中有什麼位置，以及他的限制及發展的可能性。我們若是對於人沒有一個澈底的認識，不但不能幫助解決人類的問題，反倒更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比如戰前的德國爲尼采等的「超人」理想所惑，結果造成了悲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大戰所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就是人不應該對自已存着幻想，人類有一種自然的限制，而人却幻想他可以藉着自己的努力去打破這個限制，去實現他「超人」的夢。他把自己看成「超人」而把別人都看成凡人，甚至不把人看作人。這種傾向可以說是人人都有，其原因就是人未能清楚的認識自己。這句話可以作我們的座右銘。

當我們澈底的分析一切國際或社會的問題時，我們發現一切問題的癥結在於人類的自我的有限。每一個人都限制在他的自我範圍之內，要想讓我們超越這種限制似乎是極端不可能的事。我們個人因自己的環境、教育、以及個人特殊的性格等等因素而發展成我們對一切事物的一套看法。再加上我們個人的利害觀念，結果利害相同觀念相同的人集合起來成爲一個集團。由一個自我中心的份子組成一個自我中心的集團。等於一個個小的自私加起來變爲一個大的自私。自私的個人間爲了個人的利害發生小的衝突，自私的集團間爲了集團的利害而演成大的衝突，結果造成大規模的戰爭。

人對別人是勇敢的，但他對自已往往是怯懦的。他把自己幻想爲光明的天使，而把別人都看作地獄的惡魔。他本來是掠奪別人，而他偏說是爲了自己的安全。這些現象我們看見國際的舞台上天天在扮演著，這是一套鬼的把戲：是自私及自我慾的鬼在作祟。每一個鬼從一個個的人出來，這些成千成萬的鬼匯合起來，形成幾個大的集團，出演著空前的大悲劇。

歸根結底還是人的自我慾在作祟。它要求自尊，因此他要罵別人，藉貶低別人以提高自己，他要求物質慾望的滿足，因此他擄取窮人。他神經過

敏，唯恐別人的一舉一動使他的安全受到「威脅」。他太把愛自己的利害，因此他輕視誠實，視背信爲能事，他太聰明了，以爲別人全不如他。若要一個人超過自我，不大是一件容易事，他自己是無能爲力的，那就和他不能將自己舉起來是同樣的困難。

一般人對人的看法不是忽視了人的靈性價值；就是過分的誇張了人的道德能力，以爲人靠着自己，便什麼都能了，方才我們說過人跳不出自己的圈子去，因此人事業自己是不行的，結果只有造成悲劇。人有自己的慾望，善惡的矛盾，以及種種自然的限制。

我們若從耶穌基督看人，一切問題就可得到了解決。在上期的「從耶穌基督看上帝」一文中，我們說上帝是宇宙的創造主。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造的，道和性善的意義很相似。人既然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人有他崇高的靈性價值。人只能當作目的，而不能被當作工具。人的絕對的神聖，不可侵犯。他有一切應享的權利，不容被別人剝奪。人的崇高，只因爲他是人，不因他的財富、社會地位、以及教育程度而判定他的價值高下。耶穌所以和一般社會上爲人不齒的人，如稅吏、妓女、罪人等作朋友就是承認人本身的價值，重視他們的人格。誰把自己與他們列爲同等，而認爲人善待一個社會上最卑賤的人就是善待耶穌自己。

人既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他就有權作上帝的兒女，他應該向上帝負責。人不僅是物質，因爲他能聽上帝的話。人也不是機器，因爲他有自由，可以選擇去聽從上帝或不聽從。上帝因愛而創造人類，祂賦予人自由的人格以和祂在愛中有關契的生活。但是愛的生活是不含強制性的，愛是自動的，兩個自由的人格間和諧而美滿的關係。但這是上帝極大的冒險，因爲人有了自由，就會有濫用自由的可能。但人不能被當作工具，只能視爲目的。或者是剝奪人的自由，破壞人的人格而把人當作工具，或是尊重人的自由，保存人的人格，而使人能有創造的生活；在這兩種之間上帝選擇了後者。

人怎麼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呢？因爲他作錯了一件事知道悔恨，覺得自己必須對錯負責。若他不是自由的，他不會有責任感。好比一個汽車撞

傷了人，警察不會賞備汽車，因為汽車沒有自由。但人不像汽車，不僅是一個物質的機器。他是按着上帝的形像造的，因此他有自由有人格，他的靈有無限發展的可能。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人生的目的，就是要發展完全的人格像上帝那樣，因此每一個人都有永恆的價值，他的發展是不為時間空間所限制的。上帝造人不是叫人死，乃是叫人永遠有一個永遠在愛中的團契生活。

但人既是受造之物，當然他有種種自然的限制。人類有弱點，需要依賴。如我們以前所說人的自我限制固然極易使人犯罪墮落，但僅是這些限制不足以使人犯罪。人為受造之物故應該依賴上帝；當他不承認他的依賴，不願服從的時候，不可避免的結果造成人的罪。人越不承認自己的依賴，越執拗越加深人的不安。人自由同時人也有自然及心理上的限制。他見到在宇宙中他居於獨特的地位，因此他自視頗高。但同時他感到他的生命是暫時的而他似乎又覺得他的生命應該比現在他所有的更偉大、更豐富、更堅強。他也覺得有自由可以選擇他人生的目的，但他不知人生的究竟，也不知道人生究竟往那裏去。這一切結果造成他的不安，以及對自己的不滿。

因為人不承認自己的軟弱和限制，自己作最後的掙扎而不願依賴上帝，所以結果造成更嚴重的罪。一方面人是上帝的形像，另一方面人也是罪人。罪就是不服上帝。人誤用了他的自由，以他的自由作了背叛上帝的工具。最嚴重的情形就是罪佔據了人格的中心，佔據了整個的意志。罪蒙蔽了人裏面的上帝的形像，罪叫人喪失了他本來的面目。人的整個意志是在執拗上帝，因此人剛硬，不信上帝。人不願暴露自己的罪，因此不肯接受上帝的光。『尤來到世間，世人因為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們的行為受責備。』

現代人因種種思想混亂，不易對罪有清楚的觀念。他不能決定人根本的問題是由於本能的衝動而應以理智去約束呢？還是去和自然求和諧，忘掉他精神上一切的失序？但這兩種方法都不澈底的。人因為自我的限制（以個人利害的關係，理智失去了兩種的作用。理智變成了「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變成了爭取利益及達到自衛的工具。在研究客觀的自體及社會上面理智有它的功用，可是一來到個人本身，問題就不簡單了。向自然求和諧在後現代主義的時代很流行，在現實處處向人挑戰的今日已不發生效力了。或者人相信歷史是進步的，藉着種種內部進步力的推動或運行的發展，或藉着逐漸剷除社會中的惡制度如不良的政府、社會階級等，現代人希望能有一個完善的社會逐漸實現。但是這都是沿額的辦法，治

本的辦法還是根本謀求人性的改革，尤其是這些樂觀的論調在現時的歷史事實面前已被駁斥。兩次的入戰警告我們人的努力大有限制，目前的危機恐怕比歷史了任何一個時代的危機都大。構巧的樂觀論已在曠一般的事去，這證明在人裏面有一個極大的反抗，不願承認他道德上不可逃避的責任。

若我們不是基督徒，對罪還沒有清楚的觀念，但在我們平時的經驗中也可證明一二。是否我們——甚至在我們的健康、社會環境及各方面都沒有問題的時候，會感覺到一種孤寂，感到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了解我們，而這種孤寂只有一個全知全愛的上帝能滿足？是不是我們人有一種傾向使我們會傷害我們最愛的人，使我們見到了人的不幸而暗自感到滿足，雖然一旦發現這種心理時，對自己這種念頭生出一種愧疚的心？是不是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當他看到人類間的仇恨、毀譽、怯懦和不平，雖然他自已不應當這些事受責備，但是他會感到自己對這些事的責任而深自感到罪責，需要向一個不知的所在求恕？雖然這些需要感不能證明一定有上帝可以滿足這些需要，(請參閱從耶穌基督看上帝一文)可是它充分說明人需要上帝，而這種尋求上帝的心是有意義的，同時也證明人性有罪而需要救贖。還有一個證明就是上帝差遣耶穌基督到世上來為要救罪人，人若沒有罪上帝為什麼差他來？

離開上帝就是罪。人因離開上帝整個的人性因自私、驕傲、及嫉妒而敗壞，因此人需要靠上帝的恩典改變這個敗壞的氣質。人的理性失去了作用，不能認識上帝的真理和旨意。人的意志沒有追求至善的力量，而人的情感放在一些低級而暫時的享樂上去。這種天賦才能的應用使整個人生的目標錯誤。人的理性是為認識上帝的，人的意志是為服從上帝的，人的情感是為愛上帝的。我們需要一個徹底的改革，恢復和上帝的關係；這種改革的方法是只有上帝才能得到。有人說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更爲目前的急務，這我們也予以相當的同意，因為人應有群的生活。上帝創造人最初是一男一女，爲一切社會國家的開始。上帝的創造本身就有群體生活意識的。但我們需要問要改革社會制度是不是先得有一個覺悟的份子，這些人先改變觀念，先去掉舊日的思想而去努力建造一個新的社會？改變必須先由少數人開始，然後才能影響整個的社會。照樣我們所主張的人性改革也是須由少數人開始，同時我們鄭重的說明，唯有一個由罪的束縛下靠上帝的能力被解放的人才有資格配去解放別人以建設新社會及新的世界秩序。

有人以爲人性是不可救藥的，但對此斷則不必杞憂，因為在耶穌的生活中表現了絕對不自私的精神，同時祂也應許幫助我們達到和祂一樣偉大的新生命。關於此點在下期我們再詳細討論。

● 物事的對見能不到作以可說却，去微力盡是但，的獨得看所隨眼們我是不物事的有



極權主義的一種形式

景尼勃 著
揚勃 譯

我們的現代文明夢想以「理智方法」代替「暴力手段」，并以民主政治代替一切專制政體，但在近三十年中，却出現了兩種專制政體，這可以說是命運的諷刺，這兩種專制政體——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實行的方法上非常相似，但在理論和行為方面却非常不同，這是很令人難解的，祇有當我們瞭解何以如此相反的政治和道德理論能實現為相同的政制和行為時，我們纔能充分明瞭現代危機的深度和廣度。

納粹主義早道德上大儒主義的產品，共產主義是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烏托邦主義的結晶。納粹主義相信一個國家有權宣佈正義的標準就是她本身的利益。共產主義夢想一個大社會，在這裏面一切國家都能和諧相處，或者國界不復存在而成為一家，納粹主義在牠的「優秀種族」的理論中，公開的崇拜民族，共產主義則認為在一個理想社會中，民族的界限是無足輕重的。

納粹主義認為在行為方面，權力就是正義。根據這種理論，一個國家如果有力而向國外擴張，建立帝國，并且能成功，她就有權這樣做。共產主義夢想一個理想社會，國界因之消滅，各種暴力或權力的形式將不再重要。共產主義認為政治權力祇是資產階級用以保障其特殊利益的工具。所以當私產制度廢除後，人們必將生活在一種彼此和諧不需要外力束縛的無政府社會裏。納粹主義認為大眾的事情應該由少數優秀的人來管理。共產主義却是在理論上主張絕對平等，並且主張廢除一切階級區別。「無產階級專政」在理論上祇是暫時的。至於現在共產主義國家中所實行的少數人獨裁的政體，在共產主義的理論中是並不存在的。

這兩種系統在理論上是幾乎完全相反的，問題是何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能從如此相反的理论中產生出來。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時，必須先仔細檢討共產主義的理論，因為納粹主義在理論上和實際行動上是一致的。而共產主義雖自誇創造了理論與實踐的新的統一，但所表現出來的却是兩者的極端不一致。這項不一致非常顯明，以致千百萬理想主義者祇有用否認事實來解決這個問題。但由於馬克思主義原有的烏托邦思想和俄國嚴酷政治的對比日益明顯，這種辦法也愈來愈困難。

納粹主義所以能得勢，是因為現代人沒有瞭解，最高尚的正義標準也不能保護一個社會使不受非法行為的侵害。我們知道在社會裏有些個人是道德上的大儒主義者，他們祇顧自己的利益，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在一個國家的行為上也可以表現道德上的大儒主義。但是我們的現代文明過於相信人類天性是善良的，以致沒有預料這一點，結果處在現代史上出現了納

粹主義。我們企圖將牠算作「野蠻主義的重現」。這種解釋沒有考慮到人類是有自由而向他們的生活法則挑戰的。即使人類高級的生活法則要求我們彼此互助，人類仍舊可以是澈底的自我主義者。文明社會中人類權力和自由的增加不但沒有減低反而增加了這種自我中心的思想。所以在由野蠻狀況進至文明社會的過程中，我們無法保證納粹主義不發生。高級文明需要人類在更廣泛的範圍中合作，但也使著互助法則的被破壞更加可能。在人類社會中假如有一個極端自私的個人能獲得達到的特殊目的技術工具，他將能够像最近的納粹一樣，幾乎將全社會置諸他的統制之下。

共產主義是影響著整個自由主義世界的烏托邦主義的一個變種，假如我們不明瞭這一點的話，我們便不能瞭解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是由那種代文明中溫和的烏托邦主義改變為嚴酷的烏托邦主義。兩者的區別是在於前者夢想歷史過程中由博愛思想克服自私動機以造成公平的理想社會，而後者則認為在其所倡導之社會制度中此項奇蹟已經發生。溫和的烏托邦主義將個人與國家完全協調的社會置諸未來，所以牠沒有嚴酷的烏托邦主義的那種瘋狂現象，而嚴酷的烏托邦主義却自認為已經造成一理想社會，所以有權對反對者作殘酷的打擊。

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主義是由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自我主義的分析而產生。馬克思認為由於私有財產制度的興起，人類原始的簡單的社會性已被破壞。在共產主義的神話中，這一項社會和經濟的制度扮演著魔鬼的角色。假如人類一切的自我中心思想果然都是導源於這一項經濟制度，那麼這項制度消滅以後，人類就可以完全變為社會性的，因而消除了人類社會中一切的摩擦和競爭，所以根據了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自我主義的診斷，所得到的解決方法自然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每個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假如國家果然是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那麼廢除私產的社會會，自然無帶再有含有強制作用的國家。國家自然就被逐漸消滅了。假如這一項理想的目标不經過全世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不能成

• 的強健是才，神輔的「長所非力威」，顯所非難危」有中願志

功，那便在鬥爭過程中所用的殘酷政策也將因為牠可以造成地上的天堂而可以獲得原諒。如此暫時的原諒途也是必要的，即使這時的殘酷制度實極大的權力，也似乎無妨於愛重這種權力的危險性。因為依據這種制度，當全面勝利到來時，政治權力自然會萎縮的，或問題的，是現在控制蘇聯的黨國政治是否亦為實現這項托邦的夢而工作，掌權是有誘惑性的而且權力腐化人的力量也極大。所以我們可以假定那些行使這項權力的人已經不太注重這些托邦的夢。但有一點我們完全承認，在信徒的心目中，這理想國政治所行使的權力是與那蘇聯政治完全不同的。再者人類欺騙自己的能力是異常大的，這些俄羅斯統治者中有些人的確認為他們的權力由原來的夢想看來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這些意識統治者們其他動機的揣測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共產主義代表一種政治制度，這項制度為實現一種道德上的烏托邦主義，在短期間實現著一種違反人類道德經驗的「道德主義」，至於這種烏托邦主義却是要造成一個理想的世界，在那裏邊，私產、政府、國界和種族界限都不復存在。因為共產主義者的希望是一種幻覺，客觀的觀察者必須承認當時的大衛主義與納粹式的真正的大衛主義並無多大區別。

我們覺知道完全相反的觀念竟可以產生相同的殘酷的政治局制，這是很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牠們在理論上的不同。因為一項理想的夢的腐化作用在政治上時比一項坦白而殘酷的政治局制更危險，例如納粹主義，由於那種無意義自我崇拜心理，夢想要征服世界，但更想使一切被征服的民族違反民族自尊心而對征服者作宗教式的禮拜是絕不可能。而蘇俄的權力意志却與共產主義的目標密切相連，俄國到每一個統治的國家去都是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俄羅斯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夢想連在一起，正像拿破崙的法國國家主義與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夢想連在一起。理想主義與俄國國家主義的區別就是坦白的「大衛主義者與自欺的理想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幸者俄國人在技術上較過於納粹，否則吾人當早已發現腐化的理想主義比對於道德價值的公開挑戰更有力量。證據之一就是所謂俄國在西方各國中的「第五隊隊」並不僅是可靠的賣國賊或納粹的內應那類，也不僅是共產黨黨員，其中包括著千百名認錯錯誤的理論主義。他們仍舊以為俄國是不久即將出現的理想社會的接生婆。但還有個更重要的理由使我們必須對這兩種極權主義的理論基礎加以區分。對於一種起源於烏托邦主義的專制主義，假如僅僅喚起人們對於原有理想的腐化情形的注意，是不足以打擊牠的。民主政治的文明必須對於自身的弱點加以注意，因為烏托邦主義的幻想所以會產生就是由這些弱點促成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乃是他們認為人類天性中一切反社會的

傾向都導源於私有財產制度。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時自由主義者有許多解釋人類的理論，認為人類的罪惡都源於錯誤的政治制度。馬克思主義不過是這種理論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一切純從社會方面或制度方面解釋人類罪惡的理論都是不正確的。人類權利已切實的行為可藉制度為工具，但卻不能由制度來加以解釋。事實上私有財產和政府等制度的目的就在於防止人類的損人利己。

但政府或私產的原來的目的是維持正義，但由政府或私產所獲得的權力却可以成為不義行為的根源。一切太大的權力都是對於社會或正義有害的。因為過大的權力可以誘惑擁有權力的人用輪來損人利己。所以我們這種機械文明對於政治和經濟領域中的權力問題，應該保持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事實上十世紀以來產生的民主政治文明，對於政治權力是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認為牠可能成為違反正義的行為的根源，但對於經濟領域中的權力制度逐漸不抱批判態度，假定這是正義的根源。所以在工商業社會中，財產制度比在舊日農業社會中變得還要絕對。但事實上機械文明使經濟權力賦有新的危險性。就是由於這種錯誤竟致了馬克思主義在相反方面的錯誤。這種對於私有財產制度宗教性的崇拜遂促成了另一種新宗教的建立，認為人類必廢除財產制度方能得救。馬克思主義錯誤地認為經濟權力存在於財產的所有權中並且沒有明顯處理經濟事務的權力，亦廢除私產的社會中是仍然存在的。馬克思主義政策的結果是將經濟和政治權力都轉移到少數政治寡頭手中，因此增加了專制的危險。這項錯誤再加上其他對人性和歷史的錯誤估計遂造成傾向專制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固然有錯誤但促成馬克思主義的幻想的却是自由主義社會的若干錯誤，這種錯誤也不應忽視，美國人尤其應當注意這些錯誤。因為自由主義社會的幻夢在美國比在其他現代工業國家更真實。由於我們的獨斷主義使原來行不通的馬克思主義，却看來似乎行得通了。美國的國力使我們成為抵禦共產主義向民主政治進攻的主要堡壘，這實在歷史的諷刺。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熱誠還夾雜種種幻覺以為經濟行為與社會正義無甚相關，這種幻覺是祇有在我們這天賦富厚的國家中纔能存在，歐洲那些貧困社會所面臨的那些嚴重的社會公道問題，在美國是比較少的。歐洲那些來說，我們並不是殺死共產主義這條龍的理想。聖喬治的聖喬治，並且牠的力是有一部分不是由於牠的專制主義的牙齒，乃是，由於牠所承受的聖喬治的精神。(譯自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基督教與危機」雙週刊)

在教會團體中說的確有這種事，例如，關於教會方面我們不願在一個沒有基督教會的社會中培養我們的子女，你們也知道教會問題在美國是很受大眾注意的，首要的事即是在我們美國的社會中成立公正的教會，由於個人的品德與社會的服務使教會或為權力充沛的地方，幾乎每個教會都如此承認，可是只在紐約就有百萬以上的望道教友，沒有加入任何教會，好了，我問你，你是問題？還是回答？

一個極崇高的道德律條文是康德 (Kant) 說的「以你作為目的的事為你的宗旨就成全了宇宙的律法」就是說：每一個人如以同一宗旨為目標這世界就好了，不過非常遺憾，明知接受這宗旨應存於宇宙間可對世界有益，可是我們通通多半是將自己看成例外的原因；私費黑市是一個社會的威脅，但我們贊助它；酗酒是公認的惡行，可是我們喝的一點也不少，對一切事務應當澈底的公正，可是我們總要因循苟且；脾氣暴躁是家庭中可重詛咒的惡魔，可是我們就讓自己作了鬼神；兒童受宗教教育是國家的需要，可是我們就任孩子自去任其所欲為；有一種境界由我們說：所有「的女巫走開！」可是後來我們說：「給我找個女巫來」，近來心理學上說我們的理性總是原樣已不去作那些煩瑣別人作到的事，我們應當自強自足的，的確！可是當援助的機會到時我們就不了；我們應當對教會負起責任來總是說：「哦！不！我慢慢的就作了。」朗佛勒 (Longfellow) 有一次從教會回到家裏就在日記上寫「約翰，講的都很好」然後又加上了幾個平常的字「我自己實行它了」所以希望上帝垂顧這樣的話。

何以我們如此忽略個人責任的意識呢，有一個原因這就是社會困難那麼龐大而一個人以身作則好像沒有什麼力量，作什麼也沒用，世界上的生活依舊毫無動靜的像水河一樣沖下來，一個人的生

四十年前當我修道時，那正是一種相反的情形，很難使基督徒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而我們這些相信社會福音的人會喚起了自己的注意，我們說盡量努力拯救你自己自己的靈魂，從你們個人信仰與個人得救中出來，推行基督教的宗旨在整個世界上，現在不同了，至少在一些賢明份子都對社會問題感到興趣，到深入的，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子女命運都依靠在它們的結局上，我們生存而且活動在一種為這龐大問題急切注意的氣氛中。

故此，今日的牧師也改變了論調，說你們這等關心世界情勢的人如只是痛哭流涕那簡直是偽善，我們必須先醫治人類的罪惡，當我們自己的生活從罪中得醫治以後，改變自己的生活如此去作一個問題的解答，這才是為最低的責任，才是受上帝差遣的人所作的，看見這樣的人，我們要衷心的喊出，這樣的生命才是回答。

我特別向你們年輕的人說幾句話，生長在一個道德觀念淪下的世代裏，沒有事非的標準，道德學也就是你願怎麼作就怎麼作，就像一個人能從中得到樂趣就成，這種觀念的普遍，一定每人看的見，一個青年人說，這怎麼作是我自己的事，我回答說，這樣作絕對不是你自己私人的事，而是有關世界的事，沒人能逃出這兩種立場的，或者是世界回答中的一個回答，或者是世界問題中的一個問題，而且那不只是你的事或我的事，在美國計有四百萬以上的人酗酒，很明顯的他們傷害了他們自己並他們四周的人，而多少的人這是經常的飲酒。這種民族的危機影響了整個國家的生活，故此，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個人的行為，就不只是他一人了，我是一個問題呢？還是回答呢？

最近有一個青年，因為這世界是那麼卑鄙與醜惡，所以神氣沮喪的來找我，我就對他說：「你

還是少年人，這世界如何卑鄙與醜惡你連一半還不知道，例如，現在印度有一億的人是雙目失明的，三億以上的人是單目失明你知道嗎？」天啊！他說「我不知道這地步，沒有一個年輕人知道這地步，原因誰都知道是出於缺乏維他命等等的東西，有一個教會的牧師 Dr. Victor Ranchod 已經到印度去了，帶著解救的方法到那廣闊的大地上施行拯救去了，說不定就可從盲目中拯救出印度的人民來，他說能作到的而已就開始作了，」好了，雖然那神氣沮喪的青年抗拒不了那印度一億人所戴舞了，最後這年青說，多麼可敬長啊！朋友，那就是生活在這廣大世界上，有巨大的難題，同時有人出來去尋找那難題，我們應當說他就是回答！

這不就是耶穌到世界上來的中心意義嗎？生在馬槽內，死在十字架上，沒有財富沒有感信，除了那些被冷評家所看不起的不可指稱的品格外，他無所憑藉，可是他超過世紀，仍然高聳在上，依舊使多少人知道他的生活乃是科學，凡是精神之所至的地方，就有個人却找到治療的方法，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即是相信基督自始至終與世界上的罪惡搏鬥，當一個人煩惱時，靈魂就說「人子啊！什麼時候我懷疑生活時，我恐怕念你」。

我相信恐怕有些人也許會被這話所刺傷，他們生活的重担就是他們深感到他們本身即是一個難題。！經濟不能獨立、病痛、環境的阻礙、殘廢、以致他們覺得自己是寄生的，而不能向上，對這些個人今天的話也許像是一種毒藥，他也許說，我是一個問題，可是我奈何不得。

(以下接第17頁)

(Continued from page) total picture in China, certainly not enough to set the tone and quality of national life. The conclusion one draws from this is that the Church must grow and increase in number and in influence. No one would deny that, but we need to face seriously the fact that even if 60% of the population were Christian the problems of the country would not thereby be solve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at proportion of Christians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a Christian country and far from having solved its own internal problems to say nothing of i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this fact in the realm of personal living. In small fellowships or in the most basic and closely knit of social groupings, the family, the fact that all its members are Christian does not thereby mean that its problems are solved. Even in such a 100% Christian group there are conflicts and quarrels,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f we find that in such groups the Christian faith does not automatically settle all pro-

blems and bring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n we should not expect it to do so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politics where the problems are tremendously more complicated and involved. The belief that the immediate task of the Church 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na, or of any other nation, can lead but to disillusionment and cynicism.

Others feel that the job of the Church is the developing of men—honest, devoted, sincere, men—who will take their places as leaders in society and thus gradually redeem it. That is Christians should be the leaven which will eventually raise the standards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This point of view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China's problem is essentially a moral one and that given sufficient leadership of high moral character all problems will disappear. This is ruled by noble example, essentially a Confucian attitude. It contains a large measure of truth but is much too naive in it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of the forces that control modern society. (To be Continue)

來函
讀者

KARL MARX & CHRISTIANITY

Dear Sir,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Karl Marx to Christianity was to point out again, as the Hebrew prophets had pointed out centuries before, that God rules His world....."

This surprising statement about Christianity as something to which an atheist like Marx can contribute, comes from the article in the last issue of *En Yu* 恩友, entitled "Christians and Communists in China." Elsewhere in that article the writer states quite clearly that Christians are primarily those who, by the grace of God, have become members of the Church which is a divine society. Through that society God works in every department of human life. If Marx really has contributed to this work, nobody would be more surprised and angry than Marx himself. Marx declared his attitude to religion early in life when he said "I hate all the gods." Far from having any faith in Jesus as Saviour, he taught his children that Jesus was a poor carpenter's son who was executed unjustly by the rich. His great study of the capitalistic system had behind it a determination to abolish religion. He believed in man not in God. To say that Marx contributed to Christianity is to assume that Christianity is a man-made system. In fact this is what the word Christianity must mean if it is defined merely as a religion about Jesus. If we can only remember that Jesus is still very much alive and active, we will avoid using the word "Christianity" altogether. The thoughts and actions of Christians are not derived from an abstract system called Christianity but from a concrete person, who "for us men and for our salvation came down from heaven", suffered and died,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and is alive for evermore. The only contribution man can make to Him is to submit to the power of His risen life.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Christians towards the solution of human problems necessarily contain imperfections, since they come not directly from Christ, much less from "Christianity", but from individuals or groups who are themselves still part of sinful human society.

Yours sincerely
Martyn Hughes

THE CHURCH IN FACE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面臨中國現局勢的教會

Robbins Stro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needs no description but it has brought the Church to a state of crisis. Every Christian with a conscience made sensitive by the demands arising from the revolutionary vitality of Jesus Christ has felt the impact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his personal life and in the life of the group where he finds his Christian fellowship. Not only are individuals torn apart within themselves, unable to say positively and without reservations what they are for, but Christian fellowship is being broken down by conflicting loyalties.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s finding it hard "to agree to differ but resolve to l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a decisive one, filled with danger for the life of the Church unless it can be faced creatively with positive love and faith.

Arnold Toynbee in his "A Study of History" has much to say of what he calls the "schism in the soul." It is there that the first cracks in a disintegrating society appear. Anarchy in the heart of man is much more dangerous to the life of a society than any external pressure or economic force. When man is no longer able, because of a schism in his soul, to rise to a creative response to some new situation, society disintegrates. Therein lies the great danger to the Church in China today. Is there such a schism in our souls, individually and as a Christian Church, that our response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is not a creative one?

Such a schism is expressed in several alternative ways of behaviour and life.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s what Toynbee calls on the one hand "a sense of drift"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sense of active sin." Both of these tendencies are strong within us. We all know the sense of drift. It is a feeling of determinism, of being caught in the web of events. It is an attitude which says in effect, "the situation is hopeless,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about it. No matter what I do it will have no effect. This doesn't vitally concern me." Therefore one does nothing, content just to drift along and see what will happen.

In terms of Church life it is an attitude which says, "Let's just carry on our church

work as we always have. The thing to do is to go on as we have in the past or to try to get back to what there was before the war." It is the way of inertia which does not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new situation which if it is going to be met creatively requires basic rethinking and readaptation in order merely to live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We also know the sense of active sin. Upon all of us there is the pressure to make up our minds, to take a definite stand and to act. Life would be much easier if we could see things in easy blacks and whites, or if having once decided we could conveniently overlook certain factors in the situation. But life is not like that. As Christians, living in a sinful world, we know that there is no easy distinct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 but that both are always mixed up in our decisions and choices. And yet the situation is such that a choice is forced upon us and we decide and act, not with a sense of joy and release but with a furtive feeling that we may be wrong.

If we do not drift aimlessly we act with a sense of sin in our decisions. These are the two tendencies that we all feel strong within us. How then can the Church act creatively in face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at must it do and even more what must it be?

Some will claim that the task of the Church is to lead the way to a solution of the nation's problems. It should be stated clearly that the Church does not have an immediate answer to all the problems of China. It has no sure program which it can present to the nation as the way out of its difficulties. Those who join the Church or look to the Church, believing it to be the salvation of China are mistaken. The Church is not a political party with a ready made concrete program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a country or the solution of its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be very clear at that point.

The Church in China is weak. We are numerically perhaps around 1%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t is often stated that although the Church is but a small minority it has an effect all out of proportion to its numbers. That may be true but it still remains that that influence is very small in the (Continued on page 12)

康健的人窮救救

標 國 何

基督徒所以是社會的光，社會的鹽，全因為基督徒能本著愛世人，愛和平，愛平等，愛公正的意志，不斷的在社會上發現新的改良，新的服務使人類生活更美妙，社會更合理。所以基督徒應該同情窮人，應該設法改良窮人的生活而增進窮人的健康是一個大問題。

在目前的醫藥衛生制度之下窮人是有病沒有錢看病的，既有病天由命。富人卑貴在奢侈，舒服上沒錢，而不願意多看醫生，再加上知識程度不夠，不知如何利用醫藥衛生的設備或新發明速而人之健康也成問題。

拿北平舉例，僅有的幾個醫院能看多少病人？如再談到四鄉農村，其可憐之情形不言而喻。

這種情形對病人不利，對醫生也不好。因為大家都看不起病，醫生祇有失業。如果切實加以調查即知一般醫生其收入與商人，賣家，官僚，軍閥等比較，不能算高。除去少數鉅富的名醫以外，大都生活困難，試問中國有多少醫生，能工作幾年後，休息一年？從事研究？或游歷深造？或增置新式工具？或自行建立醫院？大多自顧不暇，美國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之調查可知，且一醫生一年收入在二千五百美金之下，其困難可知。且在經濟破產的今日，人民不能不吃飯，不能不穿衣，然而可以不看看醫生，故醫生所受之影響，較一般生活必需品商人更為厲害。

靠著私人慈善機關之救濟實為不夠。改良醫院之制度，用合作社的方法，減少醫生之工具，設備等負擔，藉以減少收費，能使病人少一點花費，然杯水車薪。欲大規模解救此問題，則不能有通盤之社會計劃。

在歐洲有所謂健康保險制度，最初為私人經營者，其辦法即為窮人能看病起見，按月先明繳保險費，遇有疾病即由此保險機關代為出錢看病，各國制度不同，有的收費較少，於是保險機關也祇限於代為出錢看病所規定的疾病，有的收費多，則保險機關負責負擔各種看診，住院，看護醫藥等費用。在一個國家裏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程度的保險機關，有的甚至於除負責醫藥費以外還給病人相當生活費，以補足病時所損失之鉅款。醫藥保險的原則即由加入者隨時交費，以免疾病來時一起交出鉅款，使窮人也可以享受醫藥的福利。例如在學校裏每個學生一學期交一點醫藥費，遇有疾病時即可到校醫處免費看病，即健康保險的一種。或一個工廠裏，每個工人每月交一點醫藥費，遇有疾病時即可由工廠的醫生免費看病。但在學校中，在工廠裏，大多由學校當局，或工廠方面，津貼其醫藥衛生機關，於

是學生或工人可負擔較重，在其他情形下之健康保險之開支完全出自按明所收之費，故收費較高，其所給之幫忙亦較少。

私人經營之健康保險實應在中國努力推行但其功效亦有限制，因為私人健康保險機關亦為商人營利性質，一大部之收入變成主辦人之利潤進入主辦人之腰包，在美國有利潤高達佔總收入百分之七十五者，故不甚合理。且商人為營利起見，往往祇收健康較輕者，尤其加入保險，不察疾病次數多，則商人不上算，故真正需要醫藥上照料的人，反而被摒棄於私人經營保險制度之外。又其收費不低，許多真正窮病的人，也出不起錢來加入保險，例如美國之保險收費可達於年費四五十元美金至一百五十元美金者。私人經營之健康保險生保險機關祇不願真給真正窮病且病的人服務，因而自己虧本。故而要想有不怕虧本，而為窮人病人謀福利使全國的窮人，工人都能像在校讀書的學生似的，出很少的錢而免費看病，國家如不為窮人打算還有何用處國家如祇知強迫窮人出租稅，當兵，而不為窮人謀福利，這樣國家還不如沒有。

由國家辦理健康保險者，始自德國。於一八八三年德國即開始此種制度，強迫窮人，工人加入國營健康保險，每月交很少的費，大部由國家津貼，遇有疾病時，由此機關負擔醫藥看病的費用。歐洲國家多步其後，奧、匈、荷蘭、瑞士、盧森堡、挪威、比、捷、波、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俄、法、英、美等國皆先後實行之。英國國黨上台後，有計劃推廣國營健康保險制度，由加入者收費占總開支之四分之一，其四分之一由國家及資本家負擔之，現已部份實行。蘇聯即全部工人之健康由國營健康保險處理。在歐洲的經驗中一般的觀察都認為是成功的，當然也不乏實際上實行的問題。一九三一年美國牙醫協會派人到歐洲調查，很有好評，恐惟有此法才能使窮人不致有病等死，而受到醫生的照顧，且對醫生也無增加負擔之範圍，甚至提高其收入，使其收入有一定。反對國營健康保險最厲害的國家即美國，因為醫生等願保持其企業營利自由，而反對之。國營健康保險如辦的不好，也可能減低醫生之收入，減低醫生服務之質地方面的水準，然而國營事業不一定準壞，國營郵政，鐵路電訊等在各國之成績亦頗顯著，此全視政府之趨勢與否與執行上之基礎，辦法而定。美國之興辦亦有漸漸同情此制度之趨勢，有人亦有援變之主張先有私人經營之健康保險，再進而為國營的健康保險。

目前窮人沒錢看病的問題十分嚴重，而私人企業的醫藥衛生制度實在不能盡其功效，由國家大規模為窮人負擔醫藥衛生之責任，實在所不免。我國新通過之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亦有公辦制度之規定，凡我基督徒以應本愛人，愛公平愛服務之精神在此等為眾人謀福利的事業上作提倡者作個

血鮮的滿淋視正於敢，生人的滿診面直於敢士戰的其



怎樣記憶人們的姓名

精輝

馬丁 (A. Martin) 是在鎮上開衣服店的老

輩，我在那個鎮上住了很多年，馬丁在鎮上是很出名的人，因為他最善於忘記人家的名字，他是一個很友善而令人喜歡的人，所以我們時常原諒他這

個在買外報的老農夫，他是馬丁多年的主顧，於是馬丁問道：「你是要買這件外衣嗎？」

「這農夫點了點頭，於是馬丁就寫發票，當馬丁寫日期的時候寫的復慢，後來寫到名字的時候就停筆不寫了，他說：『真奇怪我始終不記得你的名字』那農夫很高興的說：『我叫約翰』

有時我們也會同馬丁一樣，見到一個個面熟的人但忘記他的姓名，可是又不好意思去問，這時只好說些不緊要的事，來掩蓋自己的困難

以至於出馬脚，但是這樣我們會失去很多朋友，與專業上的機會，有時當我們忘了那些人的姓名時，只得對他們說：『這事不必麻煩你了，』在另一方面說，假使我們能記住一人的姓名，並且還能想起上次在一起時所談的事情，那麼在事業上的進展，更順利得多。

幾個原則，那麼很快地你就可以記住每一個你見過的朋友們的名字。

1. 確定你所碰到的名字的無誤。
有許多的人介紹是混雜不清，並且含混不清，假若你沒聽清所介紹的姓名，你可以再問他一次，這樣去作他不會對你，並且你一定很高興當他確定這名字不錯的時候，你立刻就需要知道這名字如何寫，念什麼，寫出來是什麼樣子，並有你的腦子想一想如何組成一個好看的簽字。

2. 在談話中反覆應用這新姓名。
你可以在閒談時反覆地用這個新姓名，例如「王瑞先生您最近……」或在問他一些事情的時候說：「王瑞先生您知道……」這樣可以加深姓名對你的印象，並且這人一定很高興，因為沒有一件事再比二人一見面而對方即呼出你的名字而使你高興了。

3. 研究那被介紹給你的新朋友。
William D. Steadman 是紐約的一個偵探，他用精細的觀察與注意，可以認識二萬二千個犯人的相片，假如你願意記住每一個人的姓名，那麼你必須記住每人的特點，如臉，與鼻子，眼，嘴，嘴的特點，頭髮的顏色，舉止動作和身節之強弱等。

4. 多注意與學習這新朋友的一切事情。
一個好的推銷員，常寫很多的小卡片，記一些一個他的顧客所感興趣的事，和一些他們家中的瑣事，以備日後談話時應用，然後在拜訪那家以前，就把卡片拿出復習一次。

但是你可以不必像上面那樣做，當你遇到一個朋友時，最好把關於此人的某些特別的事情記在腦子裏，這就可使腦子對此人的印象更真實一點。

5. 用腦子把所知道的姓名組織起來。
有時你已經注意了一些關於一個新朋友的動作與事實，在試着將他們的姓名加一小註解在你的腦中，那樣會幫助你在下次見他的時候可以叫出他們的名字，記憶姓名最好的方法是將事情與姓名使他們連在一起。

偶然別人介紹給你一位姓朱新的先生，你立刻想法把他組織起來，所以你立刻會運想到朱新與「豬心」這樣你一定會記住了他的姓名。有時一個人的姓名，對你很熟，或是與這姓名和一些電影明星們的姓名相同，或是與這姓名和社會上知名之士的姓名相似，當你遇到「王曉五」並不是「王雲五」，你腦子立刻會想到「王曉五」。

6. 在每次介紹之後考驗你的記憶力。
假如你在社交或商業上的集會，見着一些人，那麼在介紹以後就回想這屋中每人的姓名，如果有一個你不敢確定而生疑惑者，你可以問你的鄰居，或找主人來幫助你知道他的姓名，並要回想你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

在幾天中，我們一定可以見到一些新朋友，在每天晚間回想一下你所能記住的名字，與每個人的樣子，也許你永不會再遇到他，可是也許你在明天或下星期或下月你永會再遇到他，那也是你立刻會想到以前在何地見過他並可叫出他的姓名。

7. 對你所遇到的每一個人發生興趣。
在心理學上講，我們記的最清楚的事，就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事，所以除非你對每一個人真有興趣，或十分希望與他作朋友，否則你一定不會記住他的姓名。

當你說：「我永也不能記住別人的姓名」以前最好停下來想一想，或者你最好說：「我對我自己關心遠比關心別人多」
當你見到一個多年前所遇到的人，並叫出他的名字，那麼你們的友誼將會進入一新階段，並使你在各方面有更多的機會。



從「自由」中興盛的瑞士

(續上期)

家洵

瑞士爲一山國，出產稀少。土地貧瘠，然而因爲他們會利用自己所有的。而政府又很重視人民的「個人自由」。所以瑞士是一富國。此文有許多可貴之點，可供吾人參考。

工。

瑞士人之製造業能必須較他國又快又好。他們必須時常發明較好的新東西及新方法。美國每年在每百萬人口中，可發下三百三十個新的專賣特許證，瑞士在每百萬人口中，可發下九百三十個。每一製造業時時刻刻的研究發明及製造，這種作風不是限於少數大團體之研究所，即小規模及個人的事業亦是如此。

瑞士也有大資本的商業，尤其是重工業，但普通說來工業單位是小資本的。瑞士工人一百之中，只有三十是在僱用百人或百人以上之工廠作工，大多數的商務機關用不超過十人。一個典型的工廠，（尤其是最大工業，如製糖業）只僱用十五至十五人，而工廠的東家往往自任經理。

在瑞士僱主與僱工之間相差並不十分懸殊，如當你在瑞士城裏閒遊，你聽不出那些房子是工人的宿舍，其實查瑞士是沒有工人宿舍的。一個僱主與其所僱用的工人，時常住在同一個樓上，坐一個電車去上班。

馬克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學家說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但共產黨的蘇聯之工廠經理與工人所得酬金的差別卻大於資本主義的瑞士。瑞士人進大款項是很少的，他們國家的經濟狀況不會使錢財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在另一方面說，一個普通的工人進款是相當優厚，一個製錶的好手每日可賺十五至廿元，在其他工廠好的技巧者，也可以得到同樣的報酬。工人是不肯浪費他的錢的，在一九三七年，有百分之七十五個瑞士男、女、老、幼在銀行有儲蓄。

瑞士國之工業，並非理想極美的，他也有他的痛苦，如罷工及工場停工等現象，但是比其他大工業國家，卻好一等。

工業的組織，相當健全，製造家的組合亦不弱，彼此誰也不能壓倒誰，因爲磋商的方法與組織非常好，在每個工業中，兩黨商議一合同來調整工資，工作時間以及工作條件。並有二不改變的條款來斷

爭執。每一個公司的僱主與僱工，都有一條契約關於合同之規定與廢除；聯席會議上，雙方代表人數相同，每星期開會一次，商討雙方各項問題。在這個會議中，僱主不但討論行政事件，並且討論他的財政方針以及其他的困難與希望。

爭執。

政府最接近工人的地方，是在他所定的社會安全法律上；在此法律中，有三個緊要項目來引導瑞士人：第一，這種法律不要中傷個人對它的信心。第二，受政府安全保護的人必須是自願的。第三，法律須看當地情形如何而定。

瑞士人的理論是：政府應該照顧那些自己不能照顧自己的人，如小孩、老年人、病人及無能力的人。瑞士人常常避過這種法律，而還法律是企圖保障一個個人的社會安全從小到老。普通而論如：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病者利益金，（工業上受意外損傷的保險金在外）等皆各工業自身所立。政府與僱主及僱工則加入此種計劃，如某人不欲加入，他可以不加，亦不用出錢。

他們要使他們自己的社會法律當局都化最好。每個州都以爲若把各種問題交給聯邦政府管，還不如自己解決的好。但如工業問題超過本州之界限而牽連他州之時，照例法律須由中央政府規定。

瑞士人喜歡工業爲私人化及競爭化，但反對私人獨占，如一個工業的性質必變成私人獨占時，那麼政府就收爲國有或代爲經營。瑞士國小，所以有一條鐵路就够用；這是國有的；交通也爲政府經營。公共的事業幾乎完全都由地方政府經營和管理。

但政府不企圖爲私人工業設計劃，政府的立場是：他們是定章程的，不是出計劃的。所定的章程皆適於公平競爭，章程之內用「你切勿」較「你必須」爲多，就是「你切勿」也不太多。

瑞士最主要的製作品，有百分之九十是必須出口的，瑞士人要一個有靈固幣制及可以自由貿易的世界，在這世界上，個人可以彼此在任任何地方自由的買賣。固然他們不知將來的世界是怎樣的，但是瑞士人並不是背向着「將來」，眼睛看着「過去」而往將來的路走，他們整個的性質及訓練全是前進的。他們要的是進步，但進步，在他們的看法，不是要與個人自由及自信心分離，他們並不覺得自由和物質享受是不能同時並有的，他們親自享受及物質享受爲互相聯連的及不可分離的。

。「兩處處等的人盡在含包，處好的人個」：說地甘

CONSIDER THE ANT

I went for a walk in the woods and stopped once to look where I stepped. There were ants under my feet. Some I may have killed. Others might go home with a supply of food only to find that I had destroyed their home. Every time you take a step in the out-of-doors you may be disturbing the life of some small creature.

Disturbing the earth with our business of living is inevitable. Yet when the ant, its plans all made for storing winter food, finds its home in ruins, it does not think of giving up. It goes out to build a new home.

Our troubles sometimes are inevitable, too. Nothing we personally can do can keep them from coming sometimes. We can learn from the ant the art of accepting them. We can center all our attention and energy in building again our home, our business, our spirits.



恩友新三期譯文練習

第一名

這是民主的真諦，我們必須找些方法來加以闡明，每一個人不是可以被當做工具，去創造他所得不到的利益，也更不是隨便可以去做炮灰的，而是一個有生命的人，他具有着心靈和智慧，只有在他能够自由的思想和計劃到他自己的一切，他才是一個獨立的他。

民主的真諦，就是尊重個人的人格。

譯文練習名次

第一名：徐忻（育英中學）

第二名：鄭天增（燕京大學）

第三名：劉鴻凱（清華大學）

佳作十名：徐因，熊永生，馮福生，志隱，孫雲，舒淵，張茵，王德政，崔振林，李

麥蘭。

1. 競選之資格不限。

2. 譯文請寄至北平鼓樓西中華基督教會內，恩友團契月刊社翻譯委員會。

3. 本期七月五日截止，以郵局印戳為憑。

4. 略備獎金以示鼓勵，第一名獎金拾五萬元，第二名獎金拾萬元，第三名贈本月刊三個月，佳作十名各贈六月份月刊一本。

5. 譯者請註明真實姓名，學校，年級，年齡，以及住址，至於發表筆名聽譯者自便。

9. 希望得到諸位的批評及指示。

徐忻

(以上接第9頁)

朋友！聽啊！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比一個靈魂用他的勇敢，信仰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起來去反抗殘廢的境况更富於生趣了。沒有一件事比一個靈魂也可以作一個回答，牛頓貝克爾先生（Sir Isaac Newton）威爾遜總統國務院的陸軍大臣）他告訴我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常常到編的瑞歐（Rego）的傷兵醫院去訪問，那是美國軍隊中受傷最重的傷兵醫院，其中一個最重的人是剛從這沒了，一隻手臂沒了，兩隻眼睛沒了，他的臉也被毀得可怕，他在一個搖籃車內被一個護士推着在醫院的院內繞過，但他依舊精神煥發，沒一個醫院希望他能活下去，後來貝格爾先生遇見一個護士的人就問「那個年輕的人還活着嗎？」他回答說「他活着嗎？我告訴你他還活着；而且他的護士結婚了」。女人愛的大量真是超然，貝格爾先生也就把這事放下了，直到數年以後他在 London Hospital 大學作董事時，他接到一封校長的信，校長說：他們為一件例外的事希望召開一個季中會議，要聘一個哲學博士的學位給一個青年，雖然他有慘重的殘廢，但曾在這大學內作了一件最卓越的事，他的名字正是那殘廢兵士的名字，貝格爾先生簡直不相信就是那個人，但「有慘重的殘廢」，幾個字證明了無疑的就是他！兩隻腿沒了，一隻手臂沒了兩隻眼睛沒了，可是！他還沒作世界上的問題，却作了一個回答。

不是每一個殘廢的人都能勝過困難達於如此驚人的地步，但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即是回答，那樣的人依然強壯與美好，看見這樣的人，就該緊束腰帶以新的勇氣再走向我們的工作。

——因了上帝的慈愛使我們有如此內在的改變，一個人從人類的病患者變成了人類病患者的治療者，無論在什麼地方，如此作一定會給全人類一種改變，懇求上帝俯允在今日就賜與這樣的改變吧！因為一切的事都依於有更多的人去作世界問題的解答。

春

天



有人，看不到起初……等了很長的時候，聽說已經到了。大家心緒馬上緊張起來，排隊也紛紛了，同時擁向小門洞裏，我被擠得十分窒息的時候，警察的皮帶已經揮動起來，大家又一擁而出，同時聽到一陣

妍

裏面坐了幾個看守所職員模樣的人和警察，門洞裏也有一個警察，由小鐵窗望裏看，十分幽暗，有一個警察徘徊着，並且有一個同樣的小鐵窗在裏邊約一丈遠，遙遙和外邊的小窗口相對，裏邊隱約看到一個灰塵滿佈不十分寬大的院落，沒

「過了兩個月的時候，他的臉色也蒼白起來，頭髮和鬍鬚都長得可怕，我的孩子也病了，我再也不能忍，也病倒了，學校的功課由朋友代授，孩子被我母親接走，每天仍然勉強掙扎起來給他去送飯，他已經發現我的病態，不許我送飯，他決心吃囚籠，陣茵你想看！那樣是不更不公道，他沒有罪啊，中國看守所的囚籠如果能吃為什麼多數的犯人所以窮窮富富由家裏送飯呢？所以每次去看他我都作出喜歡的樣子，外表也弄得整齊些，怕他傷心。」

「兩個月以後我已經真的不能支持了，有幾次託朋友太太代我送飯給他，也有時由母親代送，他幾次問到我，母親只是說我的學校裏的，他也同樣同情情……」

「當她到北平的第十一天，她忽然病倒了，發熱，寒戰……終日昏睡，我急性的請來醫生，據說是血感胃；但我認為，她內心的病痛是比形體的痛苦多，我就焦急，爲什麼一切不幸的事都向一個不能支持的人打去呢？我一定發瘋了，我的力量爲她趕了醫治，我和她做靈魂抗爭，我愛她，她愛我，我們的大愛。」

「起初！我們當好好活着報復！」

「『聲動地！』」

「上席話是地當常要說的，聲音有時淒厲，有時悲酸，有一次她突然從床上坐起來，要到最高法院去申冤；但不交又輸下去。」

「在一個三月末的黃昏，逸之把醫生送來，她忽然清醒了些時對我說：『陣茵！現在是什麼時候？』」

「下午六點。」我握住她的手說。

「不是，我是問幾月幾日？」她張開深陷而更加黑漲的眼睛向我辨正。

「那時你爲什麼今天才來？」

「因爲昨天到處找保證金和舖保，昨下午才辦清手續。」

「不是宜判無罪了嗎？爲什麼還要保證？我們是無辜被拘押，誰能保證以後不他的。」

「我當時送給你的足滿滿的一盒子，怎麼才吃了半塊？」還在便桶旁邊？」林剛又急切的大聲說。

「你以為每次送東西我全得到嗎？我不過是得一半點剩的罷了，第一夜蹲在便桶旁邊，你送的肉餅，一共拿進四個去，這頭吃了三個半，扔給我半塊。」

「籠頭？是什麼？」我們都不明白的問？」

「每一間看守所的小屋叫一個籠，每一籠有一個頭目叫籠頭，多半是以殺人犯或盜匪來充當，因爲他們將來不是死刑就是無期徒刑，天不怕地不怕，其勢洶洶。那才是真正的惡魔呢，難得自外邊的東西都是由他們支配……說些不愉快的話有什麼意思呢……我希望永遠忘了這一切。」

「可是爲什麼籠頭說的和報上刊載的，人在看守所住的日子多倒可以發牢呢？」

「好奇的問。」

「那……還不是有錢的人們嗎？」起初笑了。我應酬望着春日的藍天上飄浮着淡淡的雲縷，樹枝頭也萌了新的綠芽，我想法子忘掉人類的機牙，心魂又投向大自然的懷抱。」

